

外 国 军 事 文 学 译 丛



凯恩号哗变

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

〔美〕赫尔曼·沃克 著
万高潮 译

WAIGUO
JUNSHI WENXUE
YICONG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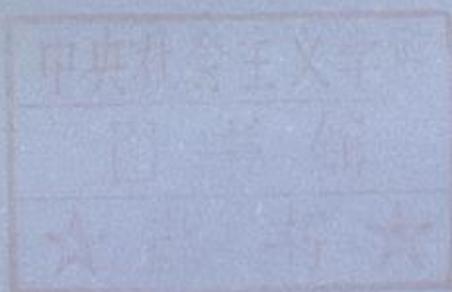
200411009

I71245
11

凯恩号哗变

595.5

〔美〕赫尔曼·沃克 著
万高潮 译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HERMAN WOUK
THE CAINE MUTINY
SIMPLIFIED AND ABRIDGED BY THORNLEY
LONDON LONGMAN 1962
NEW IMPRESSIONS 1977

· 外国军事文学译丛 ·

凯恩号哗变

(美)赫尔曼·沃克

万高潮译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)

国防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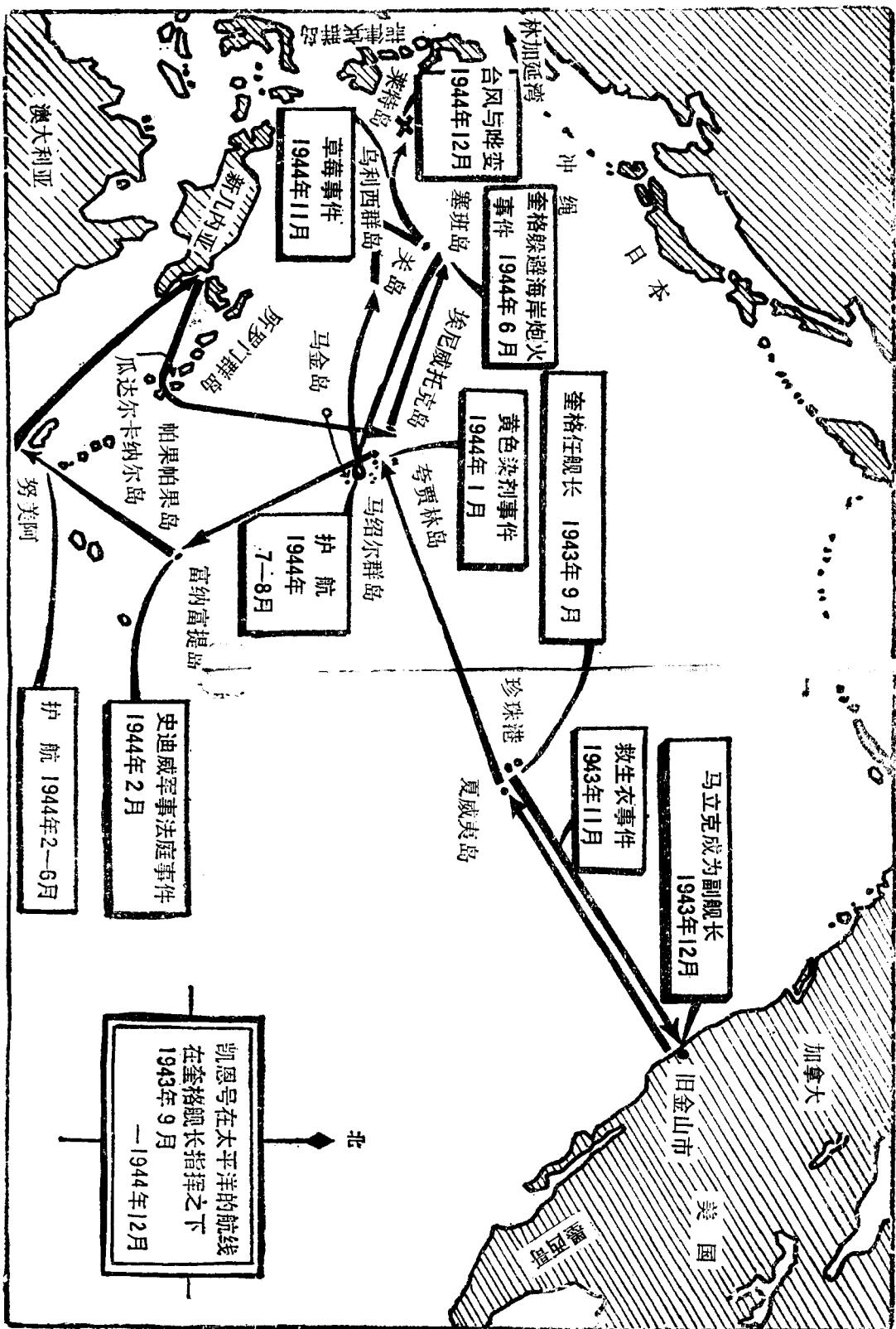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· 印张6 $\frac{1}{2}$ · 插页4 · 字数123,000

1985年2月第1版 · 198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73,000

书号10137 · 106 定价1.00元



目 次

第一章	威利·基思	1
第二章	凯恩号	32
第三章	奎格舰长	70
第四章	岸上的假日	105
第五章	哗变	117
第六章	军事法庭	168
第七章	凯恩号最后一任舰长	200
美国海军军衔表		203
译者后记		204

第一章 威利·基思

参 加 海 军

威利·基思是一个身材适中、长相英俊的小伙子，头发卷曲泛红、面孔快乐天真。他于一九四一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。除了自然科学以外，各门功课的成绩都是高分数。文学当然不错，钢琴就弹得更好了，还常常给晚会写上几支小曲什么的。

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个阳光明媚可又寒气逼人的早晨，在纽约市百老汇大街与第一一六大街的交角处附近，他吻别了自己的母亲。威利不想让母亲领着走进海军的大门。他本来是打算独个儿乘火车来的，可基思夫人，这位和儿子一样高大的精明而坚强的女人，就象往常一样固执己见。她不顾威利的反对，亲自开车把儿子从曼哈瑟特地方的家中送到了海军军官学校。

心中祈祷着别让军人们看见笑话，威利再次吻别了母亲，接着便几步跨进弗兰德海军大厦的入口。一位心广体胖而又老成干练的海军军官热情地打开了大门。威利·西

沃德·基思走了进去，跨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世界！

威利的身影刚刚消失，基思夫人就想起了一件自己忘记了的重要事情。她赶忙跑到弗兰德大厦的门口，可胖军官拦住了她的去路。

“对不起，夫人，您不能进去。”

“可我有话要和儿子说呀！他刚刚进去，忘了带一样东西。”

“他们正在那边操练，夫人。那些人走来走去，用不着带什么东西嘛。”

基思夫人不习惯于别人与她争执，她的声音立即高了一个八度。“别说傻话了！他就在那边，在大门里边。”她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的儿子和几个小伙子站在一个军官周围，后者正在同他们说话。

“威利！威利！”她叫着，可儿子没有听见母亲发自另一个世界的呼唤。

“夫人，”军官不耐烦地开腔了，“他现在是海军的人了。”

基思夫人脸红了，“对不起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您不久就可以看见您的儿子了，也许周末吧。”

母亲打开自己的钱包，说：“您瞧瞧，我儿子忘记带钱了，一个铜板也没拿。您能不能帮帮忙，替我把这些钱交给他？”

“夫人，他不需要钱，他马上就可以领到自己的薪水

了。”

“可万一发薪之前他要钱花呢？请您替我转交这些钱吧。”

军官接过钞票，眉毛一扬，凝视着她：“夫人，这可是一百美元呀！”

“得了，”她不以为然地说，“他可不是每天都要打一场战争的。”

“我会在意的，夫人。”

“谢谢您了，”基思夫人说完，又含糊其词地加上一句：“我很抱歉。”

“OK！”

威利·基思就这样投入了战争。他为自己摆脱了美国陆军而深感欣慰。医生给他注射了预防几种热带疾病的针剂。接着，他被脱得一丝不挂。医生全面检查了他的四肢、心脏、眼睛、耳朵等他出世以来就一直在使用的种种器官。威利看得出，检查者十分满意。

“弯腰，用手指触脚趾。”

威利试图照办，然而多年饱食使他力不从心。他把手指尽力往下伸去，离脚趾还有足足八英寸！

“请不要弯膝盖。”

威利挺直身子，做了一次深呼吸，然后试图完成指令。可脊背都弯痛了，他的手指和脚趾之间还差四英寸。

“您等等。”检查者走开去，然后和一个上唇长着黑胡子的上尉转回来。“您看看吧，先生。他叫威利。”

“他能触到脚趾吗？”

“几乎不能过膝！先生，他的背呈弓形。”

“脊柱弯曲，这很明显。”

“那我们接受他吗，先生？”

医生托起威利的手腕，大惊小怪地叫道：“上帝呀！您有病吧，孩子？”

威利觉得自己的血液正在医生的指缝中奔流，其速度由于先前注射的针剂，更由于他可能不得不进入陆军而加快了。

“我倒没病，只是担心生病。”

“我不是取笑您，您可是怎样在征兵站医生手上蒙混过关的呀？”

“先生，我也许是胖了点儿，可我网球打得挺好，我还能爬山呢！”

“海上可没山好爬，”检查者说。

“别说了，沃纳，”医生说，“叫他去格利姆上校那里复查吧。”

“好的，先生。”

医生走了。

威利和检查官交换了一道恼恨的眼光，然后挪动了身子。他怀里抱着大小各别、颜色各异的关于海军的一大堆书籍，都堆到眉毛那么高了。海军给人以多么深刻的印象啊，蓝制服、黑皮鞋、带着飘带的水兵帽……

他乘电梯到达三楼，穿过走廊，找到一扇门。门上标

着——

第一〇一三号房间

基弗

基思

克格斯

他走进室内，把书扔在一张空弹簧床上。

“我叫克格斯。”身后有人说话。

威利伸出手去握了握，说：“我叫基思。”

“唉，”克格斯一副倒楣的口气，“看来我得和您住一间房了。”他拿起一本书，打开来，又横遭不幸似地叹道：“我希望基弗象个人样儿才好。”

如此“热情”，威利大吃一惊。他搭讪着问：“我们要学些什么，您知道吗？”

“老弟，学什么对我都一个样，不堪负担。”

一双强壮有力的腿迈进了房门，来者手里捧着一堆书，说：“请让让，先生，我要进来。”书放下了。基思和克格斯的眼光投向他：一个高高的胖水兵，脸膛红润、喜色满面。“我叫基弗，”他以一种高调儿的唱歌般的南方口音说。

“我叫基思。”

“克格斯。”

胖子南方人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失陪了。昨天我参加了一个告别晚会，没睡好。”说着他躺下来，把脸转向墙壁。

“您别睡觉！”克格斯说，“您不怕人家发现吗？！”

“孩子，基弗是老丘八了，用不着为他担心。”说完，他马

上沉入了梦乡。

“他肯定要考个不及格的。”克格斯一边翻书一边说。

“您说什么，不及格？”

“我们先当三个月海军三等兵，然后按成绩高低，三分之二的学员进海军军官学校，余下不及格的人就直接去海军当兵了。”

威利伸手摸摸自己的背，看它是否真的有点驼。接着他拼命用手指去够脚趾，终于如愿以偿。可一挺直身子，他觉得整个房间都摇晃起来了。他赶忙抓住桌子，才没有跌倒。

有人把褥子、毯子、枕头和被单扔进打开的房门。三个人整理好各自的铺位之后，便在集合、操步、训话中度过了这一天的时光。长着一副娃娃脸的阿克纳斯海军少尉，气势汹汹地喊着口令。当他们操练完毕进餐时，威利几乎累得半死半活了。

回到房里，三个人交谈了各自的情况。郁郁不乐的埃德温·克格斯是来自俄亥俄州艾克诺恩地方的中学教师。罗兰·基弗是西弗吉尼亚州一位政治家的儿子。威利宣称自己是一名夜总会的钢琴师，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。他的后一身份竟使室内出现了一阵冷场。

夜里，基思爬上床铺。他体会到一种奇怪的情感——渴求冒险生涯与怀恋以往自由的混合。

梅伊·怀恩

威利平安无事地度过了战争的头一年，并没有为摆脱陆军而投身海军。人们一直议论纷纷，说他应该回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。可他却在纽约一家小小的旅店里找到了一份工作——弹奏钢琴并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。他并不在意所得甚微，只要五十美元一张的钞票能源源不断地从母亲那里流出来就行了。

两个月过后，座落在第五十二号大街的一家名为塔希提^①的夜总会的老板，看中了他的演技，便以每周比小旅店高十美元的出价雇他到自己那里去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下午，他们在夜总会谈好了生意。

威利洋洋得意地走出夜总会，上了大街。他在一处报摊前面停步了。报头上一排特大号的黑字吸引了他的目光：“日本轰炸珍珠港！”^②他知道，这意味着美国将投入战争。不过，他还太年青了，还不会叫他去当兵的。对于他来说，战争的重要性似乎还远远不能与他在塔希提酒吧的新工作相提并论。

当天晚上，威利向家人宣告了自己在娱乐界的新发迹。

① 南太平洋岛屿名。

② 1941年12月7日晨，日本不宣而战，以海空军突袭位于太平洋中部夏威夷群岛的美国海港城市珍珠港，毁伤美国太平洋舰队大型舰只18艘、飞机260余架。次日美国对日本宣战，太平洋战争从此爆发。

这泯灭了基思夫人要他返身文学界的希望。接着，一家人自然而然地谈起了威利的服役问题。威利说：“我真正应该做的事情，是忘记钢琴、文学，投身美国海军。”

基思夫人瞥了丈夫一眼，可温和的小个子博士默默无语、一声不吭。

“别胡说八道了，威利，”母亲说，“我以前对你的看法是不对的。如果你能把钢琴弹得如此出色，你的确应该发挥自己的才能才是。”

“总得有人打仗，妈妈。”

“不要显得比军方还能干，我的孩子。需要你的时候，他们会叫你的。”

威利说：“您的想法呢，爸爸？”

“这个，威利，我想你离此它去，你母亲看着会很难受的。”

于是乎，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二年四月，日本人占领了菲律宾，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战舰沉没了^①，新加坡也沦陷了。而威利·基思却在塔希提酒吧弹着他的钢琴曲！不过，春天他收到了军队的通知书，同时也陷入了爱情之网。

其实，他一直在闹着恋爱什么的。可这一次梅伊·怀恩在他生活中引起的感情爆发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那天下午，她到酒吧来试唱，把乐谱放在威利面前。这

^①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即珍珠港事件之后两天，这两艘英国军舰在新加坡被日本飞机炸沉，英海军总司令菲利普上将淹死。

是一支《费加罗的婚礼》中的情歌，歌词是意大利语。

他开始弹奏。莫扎特^①的乐曲是这个世界上少数几样他能够为之深深感动的美好事物之一。她象一个聪明的小女孩那样唱起来，歌声令人愉快，洋溢着对乐曲的爱。她用准确的意大利语唱着，很明显她懂得歌词的含义。

酒吧老板听完后说：“不错。请您等等。威利，你进来一下。”

在办公室他问：“你怎么想呢？”

“当然不错。我喜欢莫扎特。”威利毫不踌躇地回答。

“也许莫扎特的曲子总是令人愉快的玩意儿——新鲜、高级、动听。”

他们转回来。老板说：“谁是您的经纪人，亲爱的？”

“马蒂·鲁宾，”梅伊·怀恩屏住呼吸说。

“您可以星期一开始吗？”

“我行了？”姑娘叫起来。

“OK。领她看看环境吧，普林斯顿的小伙子。”老板说完走进办公室，留下威利·基思和梅伊·怀恩在一块。

“您愿意上哪儿吃饭呢？”威利问。

“吃饭？谢谢您，我打算回家吃饭。您不领我四下看看吗？”

“没什么好看的。那是您的更衣室，没有脸盆，也没有

① 莫扎特(1756—1791)，奥地利作曲家，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。《费加罗的婚礼》，是其作曲的具有鲜明反贵族倾向的意大利式歌剧。

窗户。我们每天十点、十二点、两点演出，您可以八点三十分来这里。就这些了。我们走吧。”说着他不容推辞地挽起了她的手臂。

小巧的利吉餐馆灯光明亮，一排排小巧的房间里摆着小巧的桌子。梅伊脱去大衣后，威利为她美丽的体形惊呆了。

“梅伊·怀恩，”他若有所思地说，“我喜欢这个名字。”

“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想出这个名字呢。我的真名叫玛丽·曼诺蒂。”

发现她有一个意大利名字，威利的心情变得复杂了。现在他知道她为什么喜欢歌剧、为什么懂得意大利语了。他十分明了，即使她长得很美，也不过是一个酒吧歌女，自己永远不能与她结合。

“您在想什么呢？”她问。

“对您来说可能是最好不过的事情。”

“毫无疑问。您的名字真的是威利·西沃德·基思，对吗？”

“哦，对的。”

“您出自名门望族？”

“是的。您愿意和我结婚吗？”

“不，您母亲会不高兴的。”

“好了，我们已经互相介绍了，”威利说，“现在听我说——我已经陷入了您的情网！”

“您多大了？”梅伊问。

“二十二岁，怎么啦？”

“您看上去要小得多。”

“您订婚了吗，梅伊？您有没有心上人？”

梅伊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让我们谈谈书本吧，您是普林斯顿的人呀。”

于是他们便一直谈着书本，直到他领着她去地下铁道。

“谢谢您的晚餐，”她说，“星期一再见。”她在人群中消失了。威利带着一种获得了新生似的奇妙感情，慢步而去。他觉得，纽约就象巴格达^①一样，美丽而神秘。

梅伊·怀恩在塔希提酒吧工作三个星期了。她唱的新奇的莫扎特乐曲大受欢迎。她的经纪人马蒂·鲁宾每周都来看她几次。待她演唱之后和她谈上个把小时。他是一个矮个子男人，年约三十五岁，头发灰白，戴着一副宽边眼镜。梅伊两次演出之间的空闲时间都是由威利领着度过的。他象一个训练有素的权威那样侃侃而谈，梅伊半是尊敬半是嘲讽地洗耳恭听。白天，他总是领着梅伊去展览馆。在那里威利是一个好导游。

梅伊钦佩地问他：“你在大学四年学的就是这些东西吗？”

“远不是这么回事。打我六岁起，母亲就常常领我上展览馆。”

① 伊拉克首都，世界名城，《天方夜谭》中的神秘而美丽的故事多发生在这里。

“哦。”姑娘惘然若失。

因为姑娘家没有电话，威利弄到了她家附近的布罗克斯商号的电话号码。姑娘在酒吧的工作完结后，他俩之间还不时约会。四月，他们相互关系的内容大大丰富了，包括在一片新绿的公园里长久散步，在豪华的餐馆里共进晚餐，在出租汽车里亲切接吻等等。威利写了一首蹩脚的情诗。梅伊带回家中，读了又读，热泪几乎浸透了诗笺。以前，还从来没有人给她写过情诗呢！

四月下旬，威利收到军方叫他去作体格检查的明信片。此时此刻，他才记起了战争。他去了海军军官征募站，被接受了，安排在海军军官学校十二月开学的那一班。这使他避开了陆军的权限范围。

对基思夫人来说，这无疑是一场悲剧。她诅咒华盛顿那位愚蠢的男人^①，让战争拖得这么久。她仍然相信战争会在威利穿上军装以前结束。她向一些有势力的朋友四出求告，想让威利呆在国内某个安全的岗位上。然而她的这一打算处处遭人冷落。于是，她打定主意，要让威利最后几个月的老百姓生活过得称心如意。梅伊·怀恩促成了这一点，可基思夫人并不知道。她根本没有觉察到姑娘的存在。她强迫威利停止了工作，还领着他去墨西哥游山玩水。威利不胜烦躁，偷偷摸摸地花钱和布罗克斯商号通了好几次长途电话。梅伊总怪他花钱太多，可又为此幸福无比。七月，

^① 华盛顿是美国首都，这里指当时的美国总统、反法西斯领袖罗斯福（1882—1945）。